

13111

軍人的眼睛



蘭州部隊文化部編

051

37

I247.8
5177A

甘肅人民出版社

偵察小故事集

軍人的眼睛

蘭州部隊文化部編



甘肅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·蘭州

內 容 提 要

这个集子共包括了18篇警惕性的小故事。故事簡短，文字通俗，是适合于广大工農兵閱讀的一本讀物。

通过这些故事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，正当我們進行偉大的社会主义建設时，隱藏的反革命分子，用了非常狡猾、卑鄙和毒辣的手段，對我們進行破坏。但是，在广大人民的警惕下，到处为反革命分子布下了偵察兵，任何可疑的踪影，都逃不过軍人的眼睛；任何狡猾的敌人，也逃不出人民的法网。因為我們有高度的警惕和清醒的政治頭腦，这就是戰勝敌人的有力武器。

I247.8

517A

1051
—
37

偵察小故事集

軍 人 的 眼 睛

蘭州部隊文化部編

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（蘭州市民主西路七號）

甘肅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號

甘肅日報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甘肅分店發行

總號：0398·787×1092耗1/32·1 $\frac{1}{2}$ 印張·17,000字

1956年12月第一版

1956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7,000

定價：一角四分

統一書號：T10096·22

目 錄

- 四个荷務全落網……………屈秉余(1)
- 一條奇怪的狗……………郝繼文(3)
- 來歷不明的軍人……………董艾、薛景生(5)
- 守衛大橋的英雄詩……………范修文(6)
- 他是什麼人……………王保琦(9)
- 汽車司機捉逃犯……………刘 午(10)
- 吳排長的“女朋友”……………尉立青(12)
- 又來了一個拉架子車的人……………王洲貴(14)
- 爲什麼不穿鞋……………富 成(16)
- 可疑的鈴聲……………尉立青(18)
- 到處都有偵察兵……………杜大受(20)
- 信的秘密……………范修文(22)
- 來隊“家屬”……………尉立青(25)
- 夜捉特務……………蘆振國(27)
- 他是從哪條路上走的呢……………王紀德(29)
- 牧童送信……………田來鎖、張文郁(30)
- 她寫信給我干什么……………銀海震(32)
- 找驢的人……………張君、高峰、棘風(33)

四个特務全落網

屈秉余

夜，十分寂靜。草原上的鮮花香草，隨着春風散發出清新的迷人的香味。哨兵朱武昌持槍站在月光下，監視着每个可疑的地方。

突然，在遠方漆黑的森林里，升起了三顆信號彈。朱武昌判斷：肯定這是敵特的聯絡信號。于是他馬上報告給班長張潤喜。領導上知道這一情况后，便派一名戰士去代替朱武昌站哨；又派了張潤喜帶着戰士朱武昌、劉建中前去搜捕。這時烏云已經遮住了星星、月亮，天是黑的，草原也是黑的，森林更黑了。大樹被西北風吹得呼嘯作響。戰士們緊握着武器，眼睛瞪得圓溜溜的，注視着每條山徑、森林和草叢，向前搜索着。他們接近了放射照明彈的地方，察看着草叢是否被人踩過，有沒有人行道。他們分成三路，圍着一座山峯，沿着樹根土坎匍匐前進。前進了一會，朱武昌嗅到了一股炊烟味。接着，一羣烏鴉從山頂上飛過來，更引起了朱武昌的注意。他爬到班長跟前，低聲問道：“班長，為什麼烏鴉深更半夜起飛，而且從山頂上飛過來。”班長說：“就是，這里面一定有問

題。你們跟着我迅速爬上山去。”

當他們又前進了約二百米時，朱武昌突然發現前面一棵大樹旁有一個黑影在蠕動，一會又出現了一個黑影。他擦了擦眼睛，覺得沒有看錯，立即報告班長。他們又爬着前進，這時從黑影處傳來了竹枝的碰撞聲，但響聲很小。黑影移動得很慢，要不細心，簡直看不見。當與黑影靠近時，朱武昌緊緊地握着衝鋒槍，大聲喊道：“干什么的？”沒人回答。“口令！”又沒有回答。

這時，劉建中向前飛跑。敵人迅速躲在大樹旁，“啪”地打了一槍，便向山后跑去。朱武昌正要瞄準還擊，班長拉住了他的手說：“捉活的比打死的好。從活特務嘴里可以獲得有價值的情報。”爲了迷惑敵人，班長高聲喊道：“一排在左，二排在右，機槍組跟我來！”兩個敵人听了后，分成兩路跑開了。朱武昌同志追趕左邊一個敵人，劉建中追趕右邊的一個。張班長直向前搜。這時，偵察排來到了，包圍了山腰，把兩個特務抓住了。

“你們還有幾個？”張班長問。

“還有兩個。”

“在什麼地方？”

“他們在那邊（指東南方）做飯。”

“嗯！”張班長沉思了一會，正準備組織兵力去搜捕，偵察排長指着背后的從東南山腰捉來的兩個特

務說：“是他們嗎？”四个特務低下了頭。

剛才捉到的那兩個家伙，就是放射照明彈的人，一个叫安安青，一个叫楊貴清，都是美蔣特務。其余兩個是隨從的殘匪。特務們的兩枝手槍，一部電報机，一本電報密碼，一个降落傘，還有給台灣報告我軍軍事情報的信，全都被我們繳獲了。

一條奇怪的狗

郝繼文

夜深了，奔騰的黃河水聲更顯出千軍萬馬的聲勢。突然，在離浮橋約100公尺的地方傳來一陣淒涼的女人哭聲。接着，是一个男人的粗野的聲音：“老子揍死你！”果然，那人抽起了皮鞭來，并且說：“老子非把你扔到黃河不可！”于是那女人就嘶喊起來“救命！救命！”

這情況驚動了守衛在浮橋的哨兵。經過清醒的判斷，他把情況用電話通知了哨所，自己更警惕地守衛在哨所里。接着，哨長帶着三个战士來了。

本來，从表面上看這事情并不奇怪。但是經過同志們研究，值得懷疑的是：

一，浮橋離村很遠，即便那兩人是最近的一个村莊的，但那村就在河边，又爲啥非跑到這里不行呢？

二，男人說要把女人扔進黃河，可現在5分鐘過去了，並無動靜。

於是哨長決定在浮橋上加派一個哨兵，並囑咐他倆注意隱蔽、觀察，然後自己帶着另外兩個戰士到出事地點去了。

一到那里，一個披頭散髮的女人就向他們撲來，嚷叫着：“救命！”但那男人已不知去向。

就在這時，在浮橋哨位的前方出現了一條狗。但這是一條奇怪的狗，走得是那樣慢，行動是那樣笨。哨兵心里明白，等狗走到橋邊時，一聲“不准動，舉起手來！”那狗乖乖地站了起來，舉起了雙手。

事情是這樣的：這個裝狗的人，是個反革命分子，由於展開了肅反運動，在內地已無處藏身，企圖逃往草地繼續與人民為敵。但是他過不了浮橋。碰巧他姐夫家就在這附近的一個村子里。於是就訂出了這個他姐夫假裝打他姐姐的“巧計”，企圖把我哨兵欺騙過去離開哨位，他好通過浮橋。然而在警惕機智的人民戰士面前，敵人的任何“巧計”都行不通。



來歷不明的軍人

董 艾、薛景生

一个服裝整齊、背紅十字挂包的軍人，來到××軍區×部辦公室。他自我介紹說，他叫黃福來，原來是某部醫助，曾調往東北醫學院學習，畢業后又回到原單位。現由該部調往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×醫院工作，路經武威時，通行証、組織介紹信和路費都被人偷去了，不得已才到這兒來，請求軍區的組織給他補開組織介紹信和通行証。他裝出一副傷心的樣子說：

“把組織介紹信也丟啦！回去只好受處分。”我們發現他談話時神情很不自然，他的軍衣軍帽都不象是我們部隊發的，他所說的人員調動手續也不對頭。爲了弄清真象，我們請來了一個衛生部門的同志，問他在東北醫學院學什麼課程，他說學外科；問他內容是啥，他支吾了半天也沒說清楚；問到一些普通病情，他什麼也不懂。他看我們問的緊，就打起退堂鼓來了，要求讓他回原單位。這更引起了我們的懷疑，隨即檢查了他身上帶的東西。翻開他的胸章一看，原來是某砲兵師副師長劉××的；從武威起運的行李

票是趙某的；殘廢証和復員証都是姓黃的。其它証件上的姓名、年齡、籍貫、入伍時間都驢唇不對馬嘴。這位來歷不明的“軍人”就這樣被押送到保衛機關去了。

守衛大橋的英雄詩

范修文

河里的冰塊，互相衝撞着擁擠着，匆忙地流向東去。一陣陣發嘯的寒風，不時地揚起兩邊山上的積雪。挂在西邊天上的鑊刀月亮，把整個川道照得泛着銀光，把長長的橋影照到水面上，顯得格外莊嚴美麗。

戰士溫家惠每次在橋頭站夜崗時，總感覺到驕傲，因為這座橋具有重要的地位，他稱它是“人民功臣”。這時他看到水中的橋影，也看到他和領班員張忠民的影子，輕輕地說：“副班長同志，你看這橋影加上人影，多好看呀！你在你那‘警衛大橋’的詩里，把這也寫上吧。”

張忠民象同意又象批評地說：“好，別亂說亂想了。你在這兒，我到北邊去看看。”

不大一會，南邊公路上傳來沙沙的聲音，緊接着又傳來說話的聲音。

“喂！快到橋上了吧？”

“怎麼，你的眼睛凍在一起了，前面就是呀，小心栽到河里去！”

溫家惠在哨所里已經看得很清楚，是兩個騎自行車的人，一前一後，急急趕來。他立即準備好武器，大聲問道：“干什么的？站住！”這是根據最近以來本地的特殊情況，上級規定對夜間過橋的人，一律要進行檢查。

“行路的。”那兩人中間的一個回答。兩人同時下車，還沒等溫家惠再問，前面那個人開始聲明：

“我們是縣人民委員會的，有緊急事情到二區去。我們帶着證明。要檢查嗎？同志。”

溫家惠叫前面那人獨自前來，檢查了他們的證明信，確實是縣人民委員會的，蓋着又紅又大的印。他把信退回那人，叫他們過去。

那個離哨所較遠、穿着大衣顯得臃腫的人，馬上蹬上車子。而接信的那人，却彎下腰去，動手檢查車子，搖搖鏈子，扳扳腳踏，自言自語地說：“什麼毛病，老可達可達的。”又大聲對前邊走了的那人說：

“你等一下嘛！我看看車子出了什麼毛病。”說着又把后輪提了起來，轉得噝噝作響。

這時，張忠民早隱蔽在橋北邊的陰暗處，緊緊握

着衝鋒槍，听着他們的談話，看着他們的動作。他看見停在橋中間的那人翻弄着大衣，似乎從腰里解下個包裹，順身子溜在橋上，接着問那檢查車子的：“好了吧？快走，橋上的風象刀子。”檢查車子的回答：“大概是中軸里的毛病，走吧，到區上再說。”接着，橋中間那人的大衣里亮了一下，立即蹬上車子。後面那人也趕上了。

張忠民看得清清楚楚，橋中間冒起小小的火星，他立即想到這是“炸藥”；同時大聲喊道：“站住，站住，不站我要開槍！”接着又喊：“溫家惠！橋中間有炸藥！”

那兩個家伙突然一驚，吓得車子拐了一下，但是沒有停車，想趁着下坡路衝走。張忠民立即開槍，把兩個從車上撿了下來，摔得老遠。

在張忠民喊叫的同時，溫家惠也看到了火花，他飛快地跑到跟前，原來是一大包炸藥！火捻只差一尺多就要爆炸。他毫無遲疑，搶上前去，用腳踩滅了快要燃到炸藥包跟前的火捻子。

這時，警衛大橋的同志們，都帶着武器，趕到橋上。排長了解了出事情況，另布置了崗哨，搜查了反革命分子，繳獲兩支短槍，叫戰士抬着那兩個負了重傷的壞蛋，推着車子，回家休息。溫家惠對張忠民說：“你那首詩還要把今天晚上這事寫上呀！”

他是什么人

王保琦

清明時節的傍晚，毛毛細雨不停地下着，路上偶爾有幾個行人。列兵秦廷良正在站哨，他持着槍站在哨樓里，有時也在自己警衛的倉庫門前來回走動，兩只警惕的眼睛注視着來往的行人。

這時候，從右面的公路上，走過來一個大約三十多歲的男人，他的穿戴很平常，象個普通的農民模樣，爲了遮雨，頭上戴着一頂舊草帽，肩上搭着一條鼓鼓的背搭子，一束燒紙和一把燒香露在外面，一看就知道是個上坟掃墓的。叫人注意的，倒是他那雙狡猾的眼睛，好象尋找什麼東西似的不停地轉動着，他不慌不忙地走着，到了倉庫門前的時候，他猶豫了一下，然後向哨樓走來。

“同志，往崔家崖走哪里？”那個人問，緊接着又補充了一句：“我是到那里上坟的。”

秦廷良告訴了他應走的路後，發現那人並不急着走，兩只眼睛總是偷偷往里看。秦廷良心里想，崔家崖離這兒七、八里路，天快黑了，這個人爲什麼還不

急着趕路呢？他爲什麼總是東張西望呢？正準備再盤問的時候，那人好象看出了秦廷良的心意，扭回頭匆忙的走了。走了十几公尺以後，又回過頭來看了一下。秦廷良這就決定要問他一下：“老鄉，你站住，我有話問你。”那人好象沒有聽見似的，脚步反而加快了。這一切更引起了秦廷良的懷疑：“站住！”他拉了一下槍栓，那人緊張了一下，接着翻轉身來，裝作很鎮靜的樣子走過來。

秦廷良喊來了帶哨班長。檢查時，在那人背搭里發現了一瓶子汽油和一把很利的匕首，還有其它一些容易燃燒的東西……。

汽車司機捉逃犯

劉 午

晚上，已經快四點鐘了，汽車司機陸文孝同志在放哨；他覺得這无边廣闊的柴達木盆地象睡着了似的，周圍是這樣的寂靜。只有噶爾穆河的流水聲和附近帳篷里的打鼾聲，很勻稱而平和地傳到他耳朵來。

他雖然勞累了一天，但現在还是非常聚精會神地執行着自己的職務，在哨位上不住地來回遊動。忽然

隱隱聽見有脚步響，他就把身子貼在重吉普車的旁邊，机警地听着。響聲是斷斷續續的，他心里就覺得不對頭；再留神一看，从草叢後面閃過一個人，鬼鬼祟祟的往前摸，他越發看出有問題。等那人離他七、八公尺時，他端起槍先問：“口令！”答不上。又問：“干什么的？”對面人回答得很強硬：“這麼寬的汽車路，走路的！你說干什么？”陸文孝心里想：“你好兇呀！反正不說个黑白，你走不了。”就把那人叫過來仔細盤問。

那人先說是給牧場送面的，追問以后又說是僱來挖水渠的。反過來再問他：“場長是誰？”“有多少人？”……。他都吱吱唔唔地答不對眼，陸文孝就把他交到連部去。經指導員反覆查問，原來這家伙是一個逃跑出來的犯人。他把發的棉衣扔掉，把棉褲拆成夾的反穿着。又跑到青藏公路噶爾穆站上偷了一件皮大衣和一袋炒面，還順手把人家的刮臉刀也拿上了。他摸到汽車連這邊來，是想再偷上件武器，跑回去又為非作歹。陸文孝同志扣住了他，送到了阿爾頓曲克自治區政府。

吳排長的“女朋友”

尉立青

在一個星期六的露天舞場上，吳排長認識了一位女朋友。她自我介紹說：“我叫彭麗芬，是××機關的打字員。原先也在部隊工作，去年轉業到地方上……”

吳排長今年26歲了。沒有結婚。極需要解決自己的婚姻問題。今天碰到了這個機會，真是難能可貴。加上她又是部隊上轉業下去的，吳排長對她更熱情了。

不幾天，她便向吳排長傾吐了自己的愛情，說她願意和吳排長結成終身侶伴。其實吳排長也早有這個心思，但多少還有點不好開口。她這麼一談，吳排長怎能不愉快呢？

可是在逐漸的接觸中，吳排長發現她有些可疑，因為她不止一次的問過部隊上現在用的什麼槍，全團有幾門大砲，甚至於連砲的口徑大小也問過。吳排長心里想：她問這些有什麼用呢？可是當這些問號剛出現在吳排長的腦子里時，同時却又有另一種想法，給自己作了答案：她究竟是軍人出身呀，雖然離隊了

但仍然時刻關心着部隊的建設啊。

接着，問題越來越多了，她打探過團長的很多情況，甚至將團長的家務事也問得很詳細，還說什麼給團長的孩子另介紹一個嫖娼……關於這些，吳排長一點也沒談，因為聯想到過去自己腦子里曾有過的懷疑，于是就問她：

“你倒底是個什麼人？過去在哪个部隊工作過？”

“難道你還不相信我嗎？你呀，你一點也不了解我內心對你的鍾愛！”好象吳排長的話冤屈了她似的，她嗚嗚地哭開了。

懷疑，一直在吳排長的腦子里翻騰了好幾天，他越想越不對。於是，在一天下午，他去找教導員彙報這件事的經過。

他剛一走進教導員的房子，還沒有開口，教導員就說：

“來得正好，我才準備讓通訊員找你，坐下。”教導員從文件袋拿出一份材料：“××機關的彭麗芬你很熟悉吧？她都向你問過部隊的什麼情況？”

“關於她，我……我正想……找你談……”吳排長感到教導員問得很突然，於是回答得也很不自然。

“你彙報得太晚了。她昨天晚上已被公安局逮捕了。你看看，這是我和師保衛科長剛從公安局帶回的她的一份審訊供詞。”